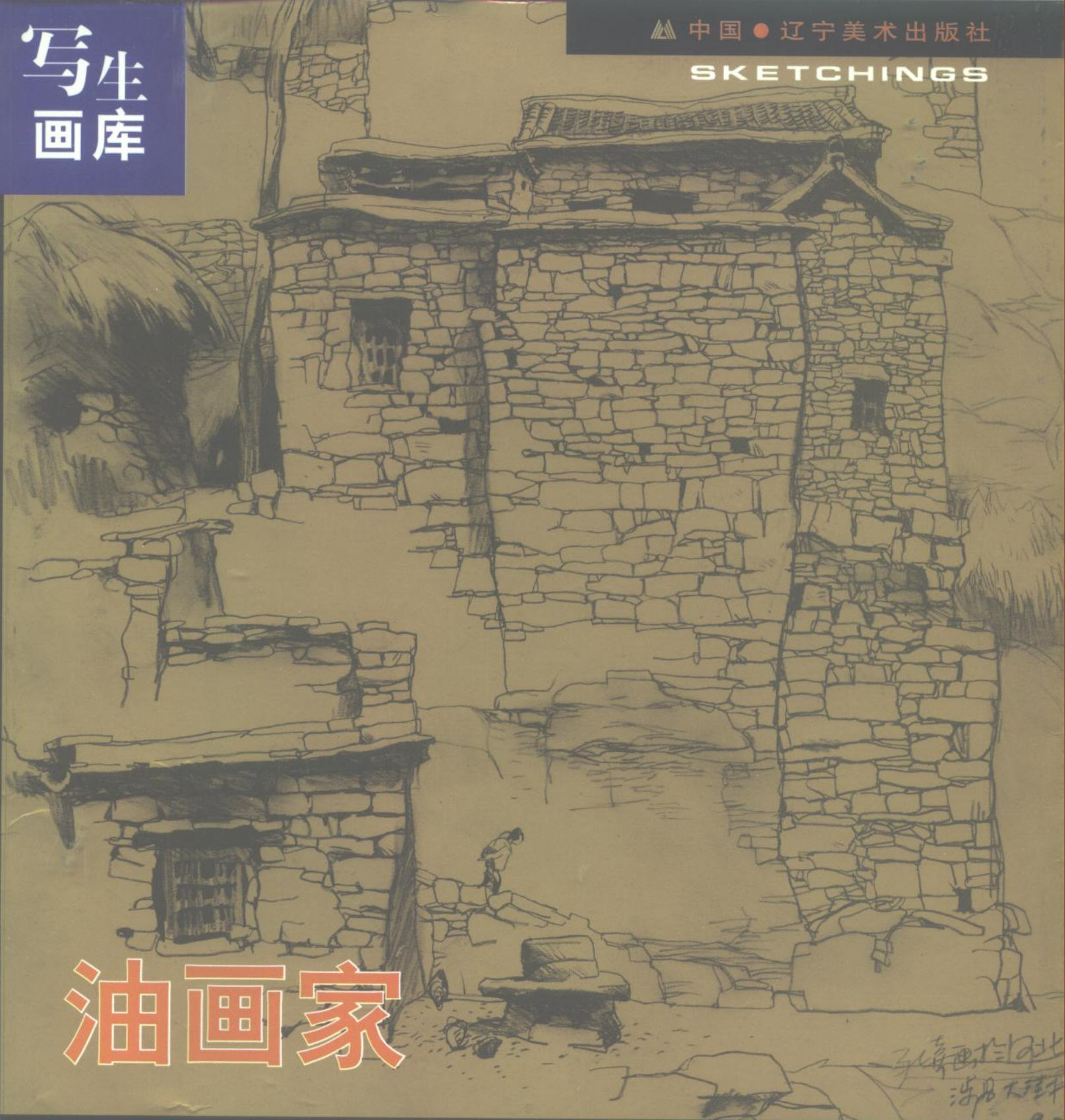


写生
画库

中国 ● 辽宁美术出版社

SKETCHINGS



油画家

刘孔喜 LIU KONG XI
写生集

SKETCHINGS

写生
画库

油画家 **刘孔喜** 写生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 •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 •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制

● 写生画库

总主编: 吴成槐

王 秋

总编审: 吴成槐

栾禄璋

总策划: 刘吉厚

● 刘孔喜专集

主 编: 王 秋

副主编: 刘大吉

吕嘉惠

文字编审: 黄复盛

责任编辑: 王易霓

3R85/26

10

中国·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政编码11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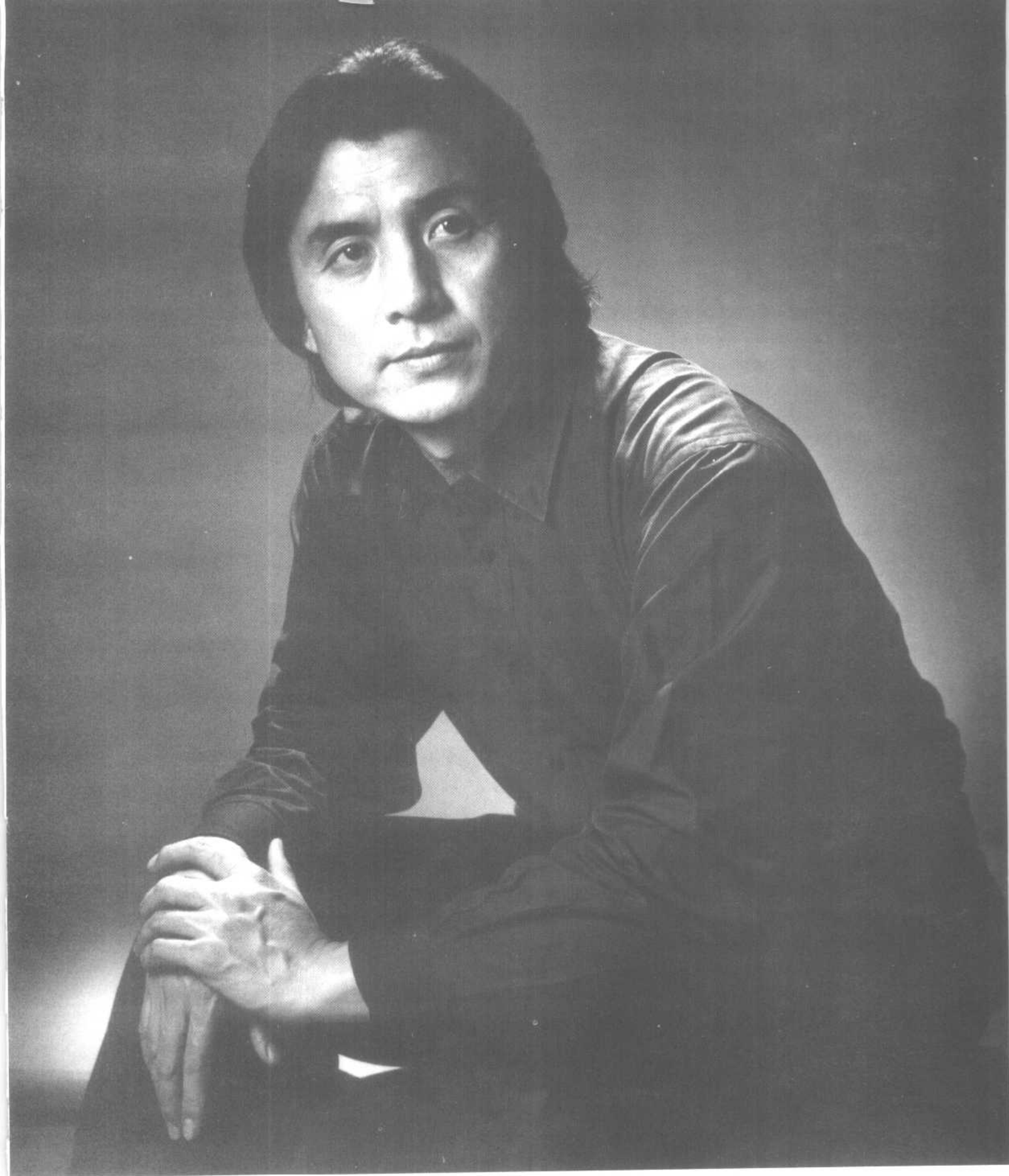
中国·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6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技术编辑: 田德宏 谢茉莉 总体装帧: 黑 土
责任校对: 曾 余 灵 心 版式设计: 赵 玥

写生画库●A套10册定价: 500.00元



中国当代画家·刘孔喜

通讯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 电话: 010-68902396 (系) 邮编: 100037

刘孔喜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艺术简历

1952年生于河北省固安县。

1960—1966年，在北京读小学，同时在西城区少年之家美术组学习绘画。

1969—1977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9团参加劳动，其间参加北大荒知识青年业余美术创作。

1977—1981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本科生。

1982—1985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宋鸣因教授。

1985—1989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师。

1989年起至今，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93—1994年，日本国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油画学科客座研究员，专修坦培拉绘画技法和油画古典技法。导师：根岸正教授、齐藤国靖、铃木民保副教授。

自70年代中期开始，作品曾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油画》、《美苑》、《江苏画刊》、《美术大观》、《画廊》、《版画世界》、《连环画报》、《人民日报》、《中国连环画》等70余种报刊杂志发表，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并曾获奖或被收藏，计主要有：

代表作品

1974年，《将来》参加“第一届东北三省版画联展”。

1975年，《其乐无穷》参加“第二届东北三省版画联展”。

1977年，《喜看稻菽千重浪》参加“黑龙江、四川、江苏三省版画联展”。

1980年，《岁月》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1980年，《剪羊毛》参加“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

1981年，《赫哲渔乡》参加“第七届全国版画展览”和“赴加拿大中国版画展览”。

1982年，《赫哲渔乡》参加“法国巴黎春季沙龙展览”。获辽宁省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年奖，辽宁省博物院收藏。

1983年，《关中集市》参加“全国美术学院版画展览”。

1984年，《太行山村十月忙》参加“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5年，《我们的田野》参加“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1989年，《神圣忧思录》参加“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91年，《青年导师》获第二届连环画金环奖。

1992年，《534号征婚人》参加“北京市美术作品展览”。

1997年，《坡上放牧》参加“丁绍光奖全国美术作品大展”，获优秀奖，台湾歌林企业收藏。

1997年，《哦，那片白桦林》和《荒原雪后》被香港私人收藏。

1997年，《春水》、《夏日》等作品参加“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师作品展览”。

1998年，《红发卡》参加“北京市美术作品展览”。

2000年，《老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似水流年》等作品参加“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师油画展览”。

学术论文

1985年，《美苑》：《当代艺术人才的观念与艺术的腾飞》。

1998年，《美术大观》：《营造理想的意境》。

1999年，《美术观察》：《融会于宁静与从容中的技巧——坦培拉技法肖像画创作谈》。

1999年，《中国油画》：《创作两题》。

1999年，《美术大观》：《欧洲油画古典技法介绍——油画透明罩染技法》。

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寻源正本 古法今用——对欧洲古典绘画技法研究与教学的思考》。

1999年，《美术大观》：《欧洲油画古典技法介绍——坦培拉与油画的混合技法》。

个人专著

1998年，《百家画库·中国美术家刘孔喜专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9年，《坦培拉绘画技法》，西苑出版社。该书获首都师范大学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000年，《油画家刘孔喜写生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纪录生命

• 沈嘉蔚 •

生命就是时光。时光看不见摸不着，难道是可以被记录在案的吗？可以的。当你翻阅这一本速写集子，便会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是一个青年学生，可能还难以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拿了它去问问你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兵团战士的爸爸妈妈，问问他们是不是同意我——一个当年与他们一样种过地的人的感想，我想，他们一定也会这样认为的。

看看这一幅：《场部招待所门前》。初雪在车轮碾压下融化，变成黑黑的泥浆；懒懒的阳光照在路边的雪地和房屋墙壁上，也照在从连队开来运货的胶轮拖拉机上（兵团战士管它们叫“大罗马”或“尤特兹”）；远处一辆长途汽车即将启程，去哪里？密山还是虎林？

再看这一幅：《连珠山镇，画于在北大荒生活的最后一个冬天》。积雪的屋顶上烟囱林立，似乎与路旁的树木是同一类不停往上生长的植物。雪下过，雪化过，在房檐上挂着根根冰串。近处堆积的可不是泥堆，半米厚的冰雪要等到来年才会消失。那个戴了头巾的姑娘在路上踽踽独行。她也是一个与画家一样的知青吗？这个冬天对于她，也是在北大荒的最后一个冬天吗？

再看看这一幅：《春到南湖》。哪个南湖？沈阳的。作者此时刚刚告别了北大荒，考入了梦寐以求的美术学院。春天在阳光里、风里、树枝的嫩芽里、映照蓝天的水洼里，春天也在画家的心里。

如果说只凭了黑白两个颜色，只凭了寥寥数笔，居然便可以记录下看不见摸不着的春风的暖意，那么谁能不信生命也是可以如斯记录在纸上的呢？

这本集子里精选了作者从1973年到80年代中期所作速写的一小部分。这10余年内刘孔喜的生活分两段：1977年以前是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9团，他的身份是农工、瓦工、水暖工、文艺宣传队员、电影放映员与兵团美术创作学习班的业余画家；1978年开始是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头四年是版画系学生，又三年硕士研究生，然后是教师，也就是专业画家。这10多年里，笔者与他的生活轨迹基本重合，这也是为什么在分别10几年之后，他还要远隔重洋来找我为他这本集子写一篇叫作“序言”的文章，因为我是他这一段生命的见证人，可以证明他的确是把这段生命以最质朴的画家语言记录下来了。

接到刘孔喜的信，把我带到26年前的回忆之中，而第一个闪出的画面，是一辆马车在冰雪覆盖的北疆边陲大路上不紧不慢地奔跑前行，车上坐了一帮子背了画夹的年轻人，车把式的大狗跟着马车紧跑。阳光有点晃眼，大伙儿心情好极了，欢声笑语狗吠混成一片。这伙人里最英俊的一个小伙子脚冻得有点疼，混身的劲儿又憋得慌，便跳下车来跟着马车跑步，那只大狗也紧跟在他左右，欢蹦乱跳，友好之极。但谁也没想到大狗突然一下子窜到他的胯下，顿时把他绊了个仰面朝天，在车上人的哄然大笑中，他红了脸又爬上车来，大家一起拼命地笑啊，笑啊，我们的笑声是那么畅快、年轻、充满青春活力，那笑声在北大荒冬日的原野上飘散开去，传得很远很远……

这个小伙就是刘孔喜。当时我认识他不久。1973年，那年他才21岁，北京知青，已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9团当了四年农工。喜欢画画，但尚未露出头角。对于他而言，机遇在这一年才迟迟出现：师部决定在36团开办一个美术创作培训班，由出道稍早三四年的师部美术员上海知青李斌负责，我时任42团美工，亦奉命协助。刘孔喜便是这个班上最有灵气与悟性的一个。仅仅一两年之后，他便成为设在佳木斯兵团总部的美术创作学习班的骨干之一了。也即是说，早在考入鲁迅美术学院前的三四年之内，他已经是个很有成绩的业余画家了。话说回来，那个美术创作培训班的后半段活动，是全体去34团即虎林县境内离著名的珍宝岛不远的的一个边境连队体验生活、写生和搜集创作素材。那个连队就在乌苏里江边，后来使我画出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最初构想，正是这

次下生活时得到的，而前面提到的刘孔喜被狗绊跤的故事，也发生在那时。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我们祖国自那时以来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不把一些背景交代清楚，今天的年青人可能都弄不清当年的我们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地说，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关了门。中学毕业生，最高如我，66届高中毕业生最低如刘孔喜，69届初中毕业生（后来又有“新三届”），统统被送到边疆农村种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兵团由解放军干部管理，因此条件较好，有工资，每月32元人民币，吃饭用去12元，我们还得存上三分之一留在每两年一次的探亲时花。到1972年，全国各单位宣传部门把业余或专业的画家用“美术创作学习班”的形式组织起来，给时间给材料给其它一些基本条件，让他们用画笔“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40万知青，其中美术人才少说也有一两百个，刘孔喜是几十个进入兵团级美术创作学习班的尖子之一。

歌颂与不歌颂是革命与不革命的严重问题。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剥夺了进美院学习权利的这批莘莘学子，如今有了画笔、颜料、时间，还要什么？画吧！所以那时我们只要一到师部或兵团美术创作学习班报到，放下铺盖，便如过节一般地快乐。那种欣喜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此生似乎再没有过。因为那时要么种地，要么画画，两种生活的对比反差太尖锐强烈了。所以一到学习班，如同到了天堂。而且，当时基本上是集体创作，又受到严格的集体主义教育，“名”的问题不存在；创作的作品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不是商品，人人都是月领32元工资，所以“利”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家一个心眼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处得真是亲兄弟一般。

我这么写来，今天的人听了会以为是桃花源乌托邦的故事。但当时笔者身处的这个团体的确如此。当然，苦恼也不是没有，比方说，很多创作有框框限制，而所有前人的精华传统，都被禁止接触（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一些渠道，临摹了不少苏联画报上的插图）。而能帮助我们条条框框限死的八股式创作桎梏中得到暂时解脱，弥补不能向前人优秀作品学习的遗憾，又能帮助我们提高基本功的几乎唯一方式，便是——画速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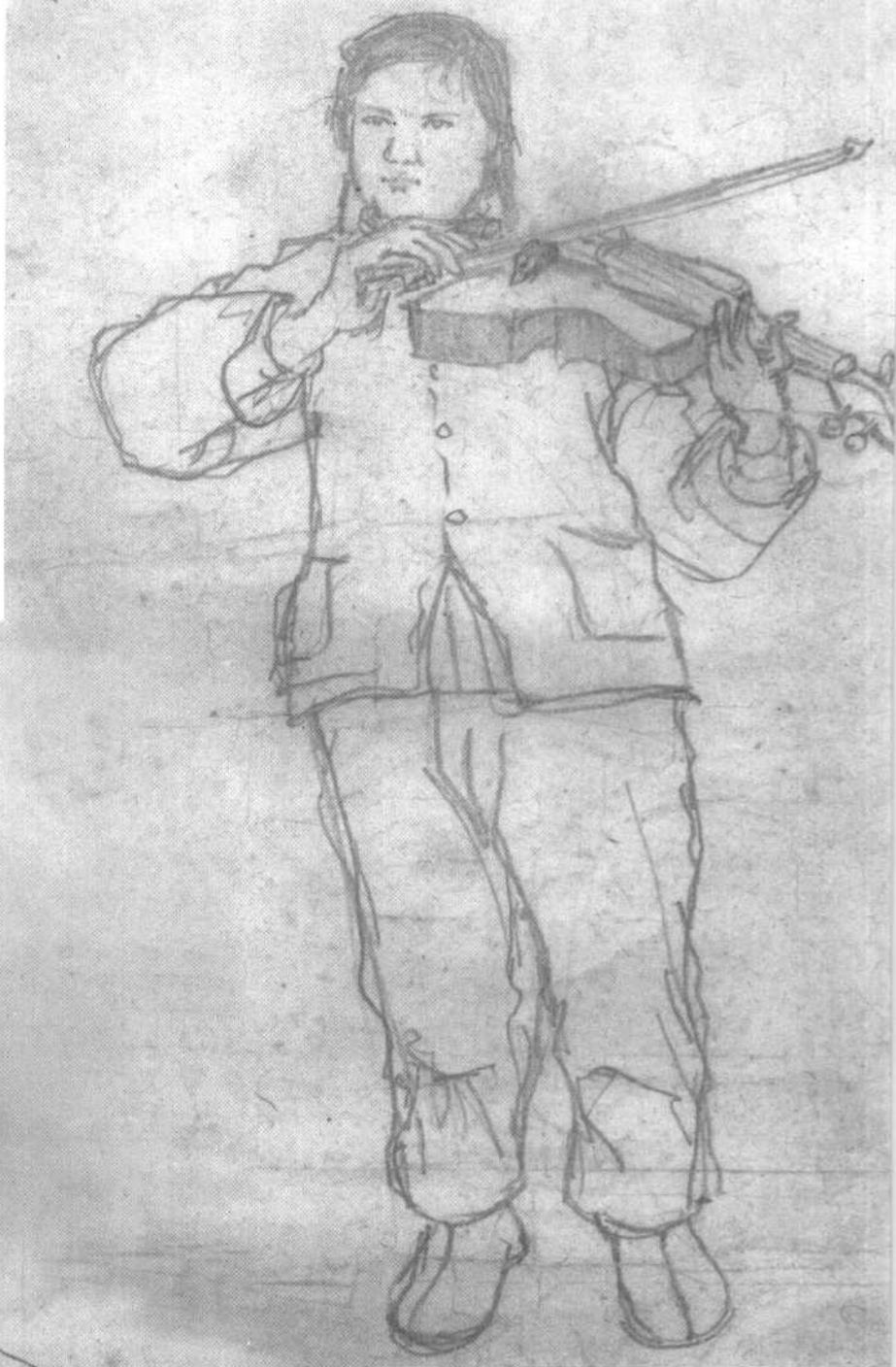
对于象刘孔喜和笔者这样的美术自学青年，就靠这速写，在短短几年之内，缩短了从初学者到专业画家的漫长距离。

幸运的是，自那时起，三四年之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大学重开，刘孔喜是第一批进入美术学院接受正规教育的幸运儿之一，当时他也才25岁。这样一来，头三四年的速写功夫，加上随后几年的课堂严格写生训练，他作为画家的本领，便非常人可比了。

我们细读这本集子，可以明显看到刘孔喜速写前后两个阶段风格的不同。在兵团时期，作者看到的東西不多，除了当时流传的一些苏联黑白插图复制图片外，便是同伴们的速写本。故而彼此风格相近，均是黑白处理带一点线。凭着灵气，捕捉强烈的生活气息，但逢到画人，往往捉襟见肘，显出先天不足之处；而80年代的速写，处处可见深入研究人体之后的收获，黑白开始完全被有力度的线所代替，画面开始注重形式感。但是形式的提炼与追求同生活直接感受的捕捉常常会顾此失彼，因此他两个时期的速写也便各有长处与不足。但速写只是相当于作家的零星感想笔记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我们从不同角度去欣赏，自然都会受到几分感染、几许共鸣。我想，这也是作者与编辑出版这本集子的目的了。

刘孔喜在这10余年内用速写记录了他对生命的感受，这种感受成功地通过画面传递给今日的读者观众；而反过来说，这些速写本身又是他生命的一段记录，通过这些作品，今天的年青人可以看到当年一个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青年，于底层逆境中，如何经过顽强的自学，而叩开艺术之门的。这种生命存在方式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比作品本身传递给我们的艺术感受，还要有意义。

1999年9月17日记于听雨斋，澳洲悉尼。



拉小提琴的女孩

16 × 24cm

1961.1 (8岁)

画于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

铅笔、白纸

吹笛子的男孩

16 × 23.5cm

1961.1 (8岁)

画于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

铅笔、白纸



读书的男孩 19.5 × 23cm 1963 (11岁)

读书的小学同学S 12 × 19.5cm 1963 (11岁)

画于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
画于北京市八道湾胡同家中

铅笔、白纸
铅笔、白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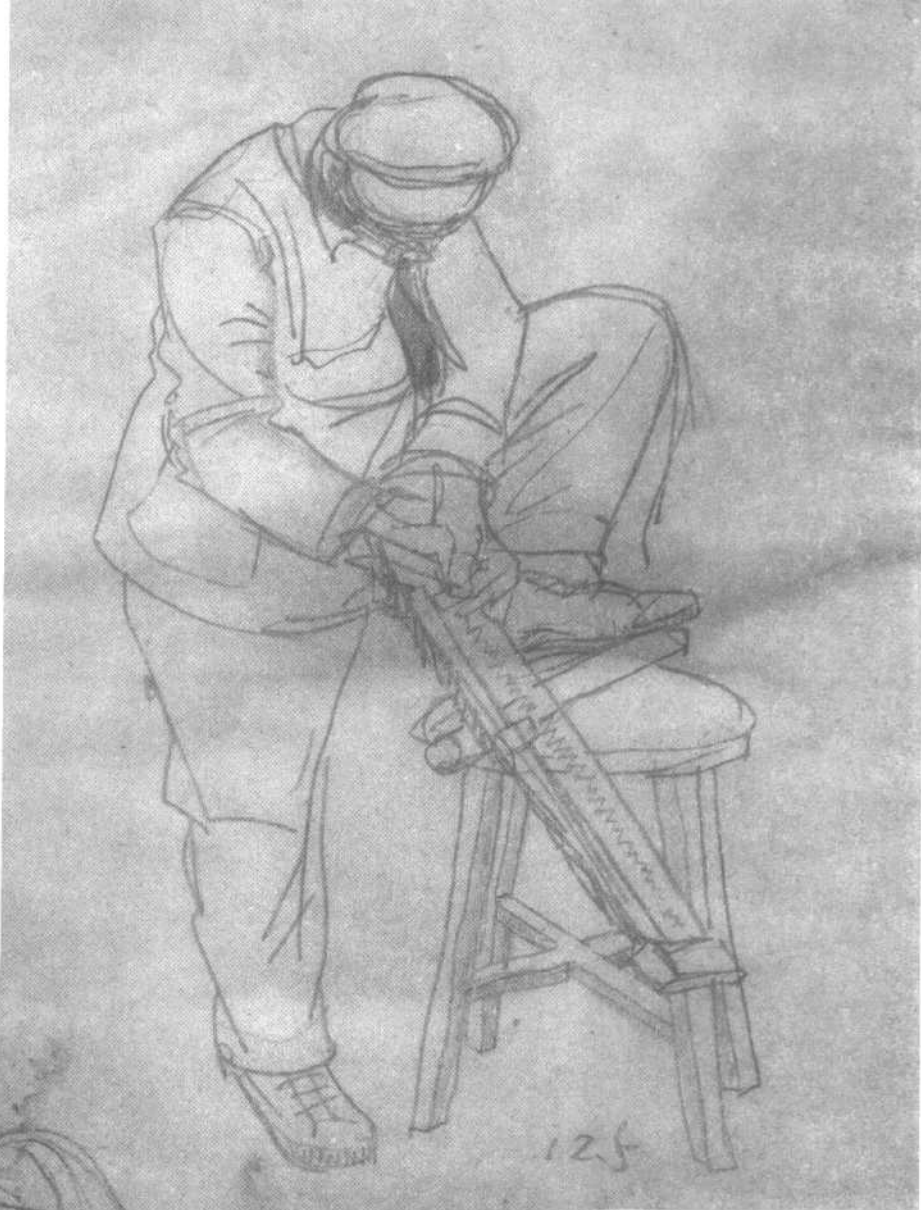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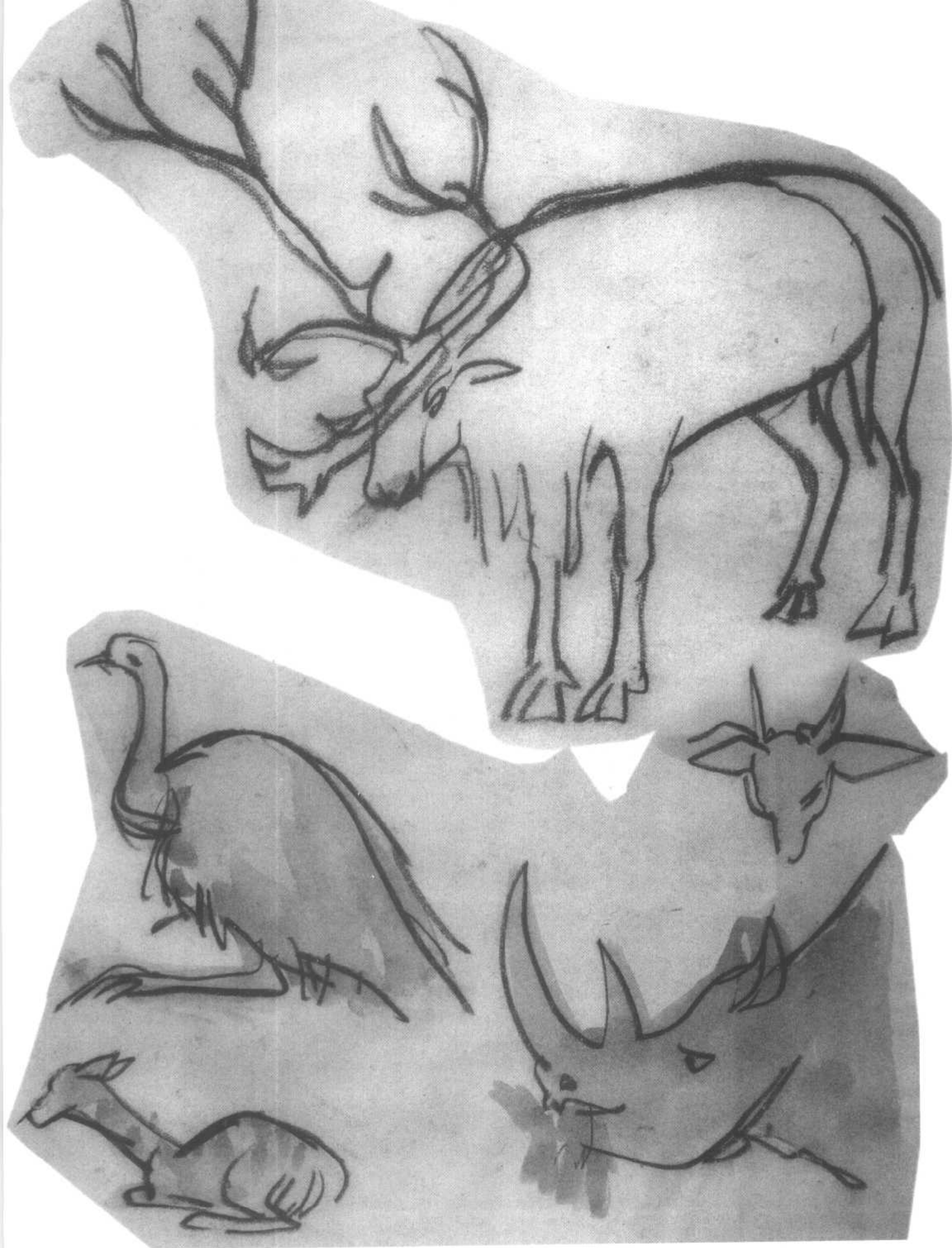
锯木头的男孩
喂鸡

15 × 21cm 1963.12.5(11岁)
23 × 19.5cm 1964.4.3(12岁)

画于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
画于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

铅笔、白纸
铅笔、白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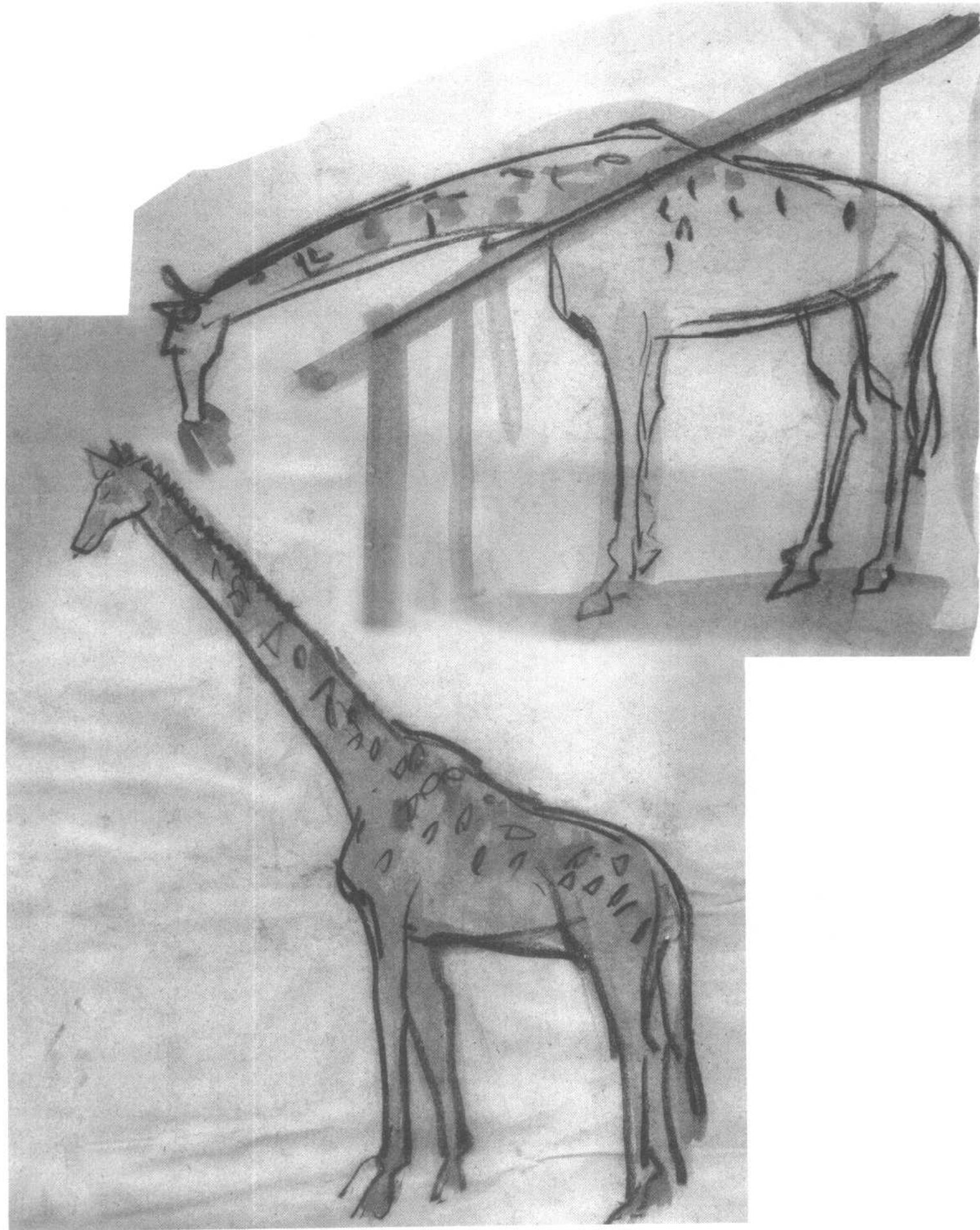
动物速写·麋鹿
动物速写

19 × 17cm
22 × 18.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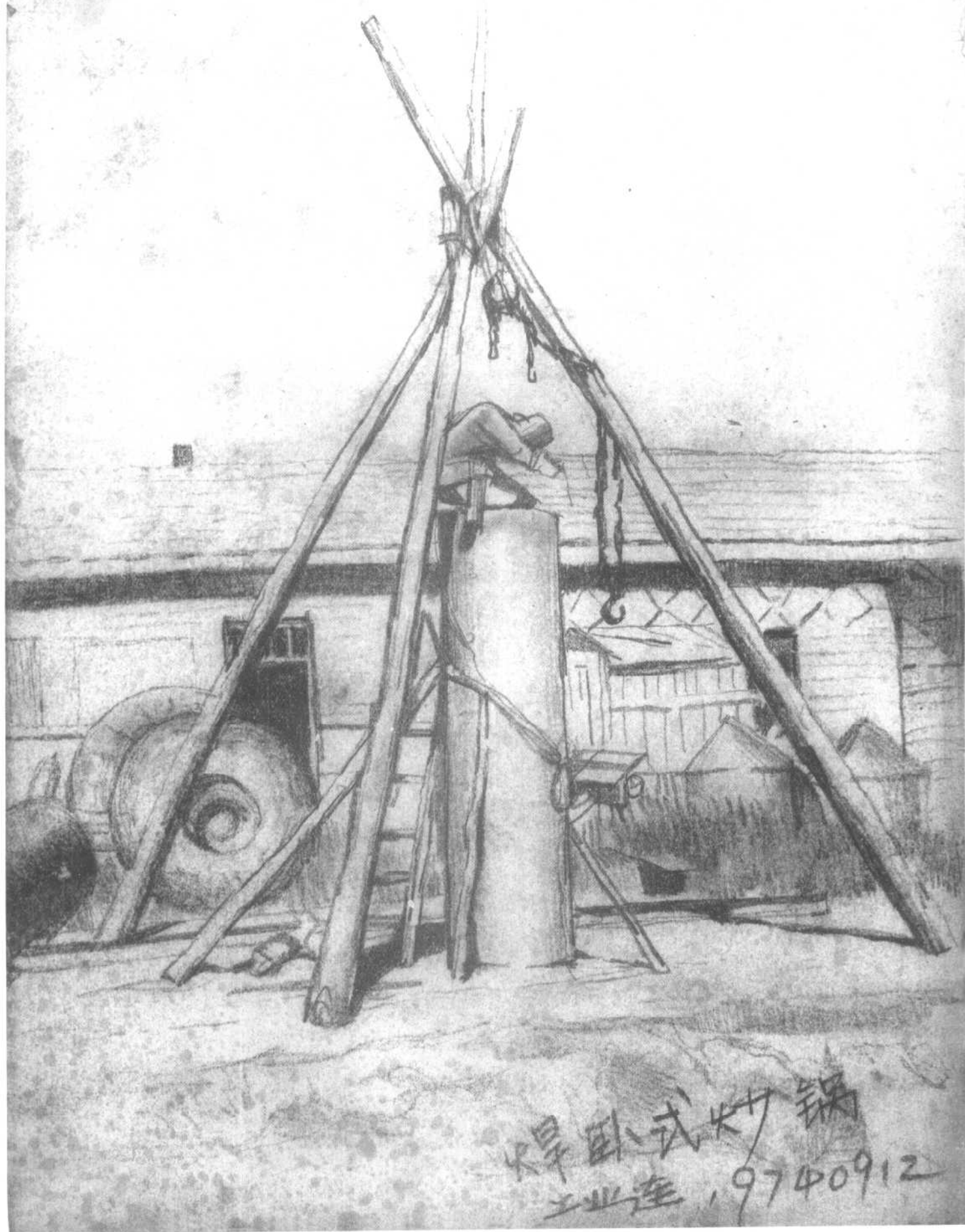
1967(15岁)
1967(15岁)

画于北京动物园
画于北京动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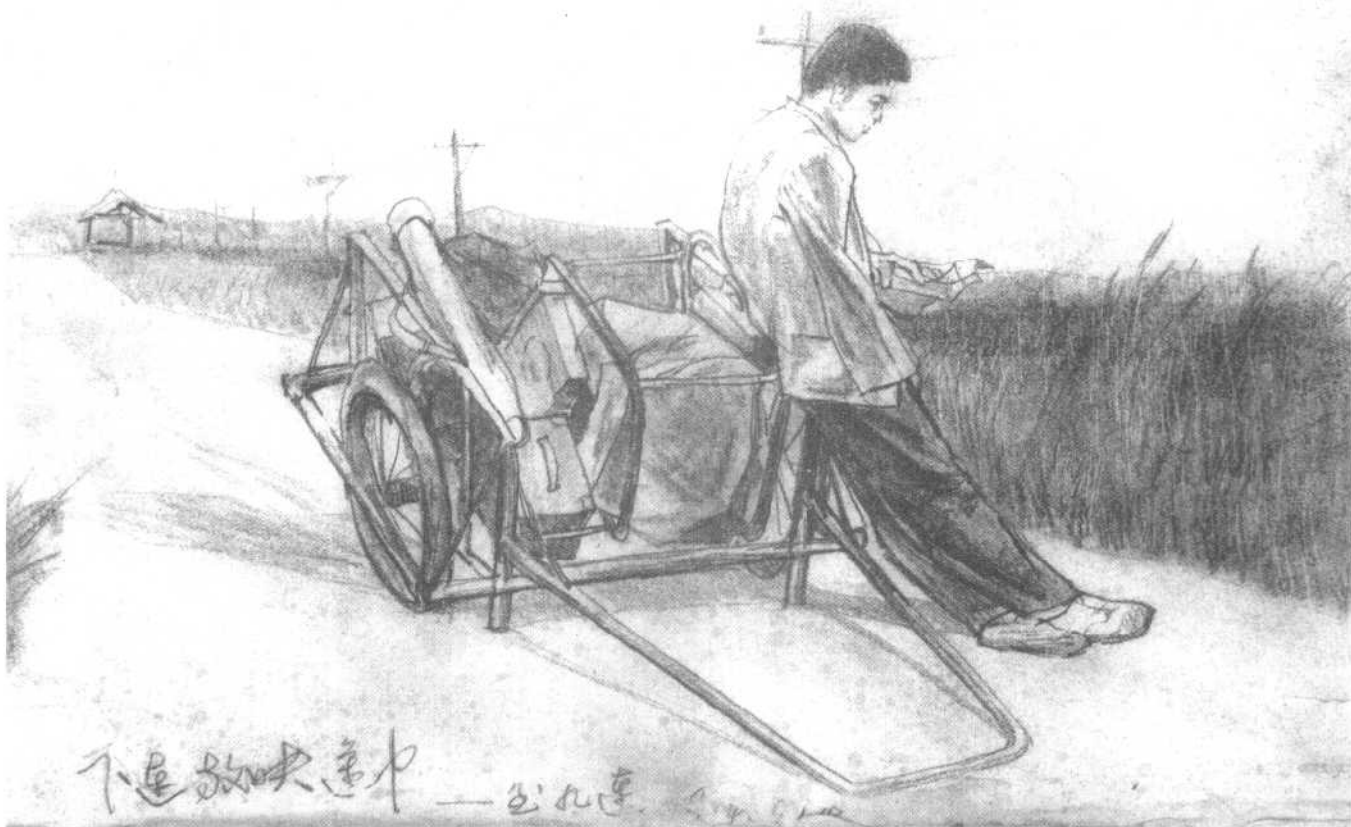
炭笔、白纸
炭笔、水彩、白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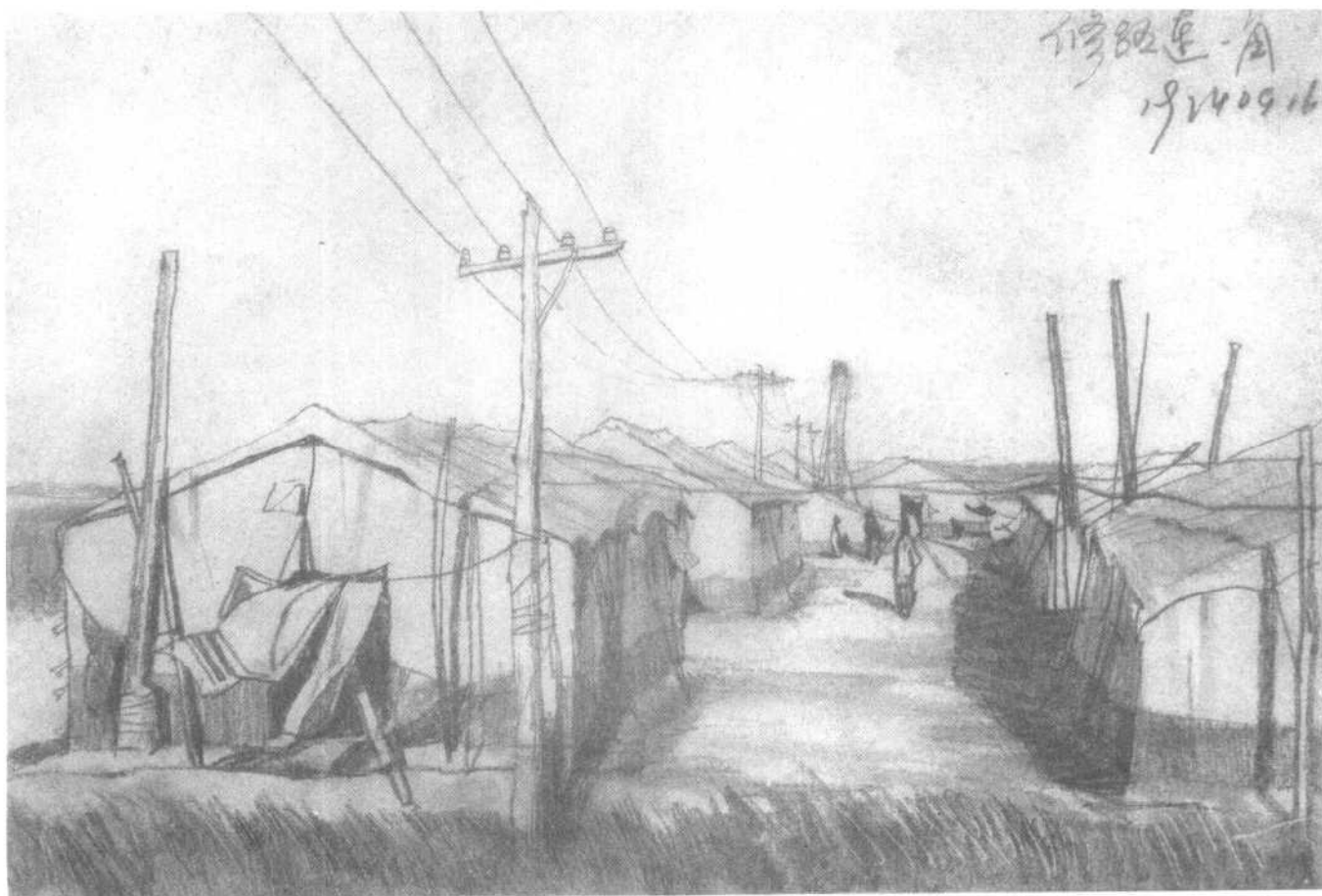
动物速写·长颈鹿	19 × 16cm	1967(15岁)	画于北京动物园	炭笔、水彩、白纸
动物速写·长颈鹿	19 × 26cm	1967(15岁)	画于北京动物园	炭笔、水彩、白纸



焊卧式炒锅 18.5 × 26cm 1974.9.12 画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39 团工业连 炭笔、白纸



巡回放映途中 26 × 18.5cm 1974.9.14 画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9团9连 炭笔、白纸



修路连营区一角 26 × 18.5cm 1974.9.16 画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9团修路连 炭笔、白纸



39 团团直中学女生 X 18.5 × 26cm 1974.10.22 画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39 团职工家中 炭笔、白纸

——至此沉睡了亿万斯年的荒原，
正是战云大显身手的战场。



创业纪念

1974.9.20的十八连



38团团部的初雪 26 × 18.5cm 1974.10.26 画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8团团部 炭笔、白纸